

知識份子永遠要與工農相結合

——駁潘家威的言論

相二 王德中

編者按：北京大學學生潘家威的文章“論目前群眾運動及其領導”，在我院貼出以後，在同學中引起了一些反映，大家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現把相二王德中的文章發表在這裡。

讀了北大潘家威同學的文章“論目前群眾運動及其領導”以後，他的許多論點使我不能同意，這里先就其中幾個問題，談一些自己粗淺的見解：

文章一開始他就提到認為毛主席最近提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講話是“無的放矢”，不過他沒明確的說明到底是對誰無的放矢？是對全國，還是對知識份子，還是對潘本人無的放矢呢？我想即使不問這一些，潘的這個說法已經很顯然的是錯了；報紙上這兩三天來對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反駁與批判，已經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而就是潘的文章本身，也說明了這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領袖對我們的必要而及時的提示。

潘文的前邊几段不外乎是用胡耀邦同志的談話來證明中央對整風的態度存在分歧，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阻力，可惜的是他的論證並不能服人，而且也很不明確，他用胡耀邦說的：“難啊！……難啊！……”來證明這點。“當家難”這本是事實，中國地大人多，經濟落后，一切建設從頭開始，怎麼不難呢？怎麼能沒有困難沒有缺點呢！“三害”不就是革命的一個大難處嗎？所以我們才要整風，但是怎麼能那麼神經過敏的因為一提到“難”，就聯想到一定有人在反對“爭鳴”、“整風”呢？他又提到胡耀邦同志談到我們黨歷史上的几次路線錯誤，但這又如何能牽扯到目前的整風中呢？還有路線的錯誤呢？以至說到有90%的高級幹部對百家爭鳴思想不通，但是我想這並不能說他們的思想就不能進步，以及現在仍然想不通，或者說他們就會反對爭鳴。事實上，拿目前的情況來看，北京、上海、科學、文藝、工商……各界，以及北大、鋼院……各校，都展開了爭鳴，各種不同的意見，受到了什麼阻礙呢？而接到匿名信的却正是直言公道的盧郁文。最後潘還提到說連我們知名的領導同志也反對爭鳴，他還說這不是造謠，可是又不願提出姓名，據我看，即使不說他是撒謊，至少也可以說是毫無根據之談。

其次在這篇文章里，我突出的感到潘家威似乎過於目中無人了，他說：“黨在革命勝利後，不得不提拔了大批幹部，其中有不少文化水平很低（也就是所謂‘土幹部’——作者）他們在黨的號召下可以赴湯蹈火，他們離開黨的具体領導，便一無所能，他們不懂得政策，他們不會分析問題，他們的意識形態離開社會主義還有兩個歷史時期（大概指的是封建時代了——作者）”“只要有這樣的幹部，便會有這樣的錯誤，一個運動，一個地區，沒有錯誤是奇跡，會有一件事，一個案件不出偏差是怪事”。

我不知道他指的“黨的具体領導”是什麼？如果說這指的是黨的政策領導、組織領導、思想領導，那麼為什麼一個黨員，非要脫離黨的領導呢？不學習黨的政策，離開黨的政策，當然會犯錯誤，黨本來就是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整體。如果他所指的具体領導是說：我們的幹部是推一步，走一步，這就不合乎實際了，現在全國大部分的負責同志之中，不論中央的或地方的，高級的或低級的，很多過去都是所謂文化水平很低的“土幹部”，他們是象潘所指的無能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過去革命的成績，都是因為“無能”創造的嗎？當然這些同志有許多缺點，甚至有的缺點很嚴重（例如有人對“知識份子”重視不夠……），文化水平低給他們的工作帶來了很多的困難。但是文化水平低，這是由於過去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沒機會進學校，長期的革命鬥爭佔去了他們的時光，他們沒有條件更多的學文化，說他們“文化低”不好，可是我們也得想想，他們學文化權利是被敵人剝奪了，他們學文化的精力供獻給革命事業了，我們作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對他們應抱著：“團結、

支持、體諒、幫助”的態度，不應該“看不起”而“否定他們的作用”，甚至有人講：“抗日戰爭一結束，老干部的歷史任務就完成了”。這顯然是錯誤的，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至於說到過去的工作，處處都有錯誤，我想暫且不問這是不是事實（恐怕潘家威自己也沒作過調查和統計），但是如果把過去我們工作中的某些錯誤完全推在這些因為“文化水平不高”因而“分析能力不強”的“老干部”身上，那就錯了。“三害”經過整風可以剷除，但是文化這恐怕不是一天、兩天所能提得很高的吧？那麼按照潘的言外之意就只可以用知識份子去代替這些人了，這樣我看不知道更會給革命造成多少損失，如果全面的看一看這些同志（也看看他們的優點）就不會這樣低估他們的作用了！

潘講：這些老干部在黨的號召下可以赴湯蹈火，我認為這倒是很對，這說明了這些同志對革命是忠誠的，立場是堅定的，這是一個革命者最寶貴的品質，不論是戰爭還是建設，這都是首要的。當然由於他們立場堅定，也並不能輕易的原諒他們的某些錯誤和缺點，可是也決不能因為他們文化水平低，因為他們過去的某些錯誤，就否定了他們的一切，似乎現在已經不再需要這些人了，那麼我們要問：革命不需要他們，那需要誰呢？只要知識份子嗎？不，不對，知識份子過去，現在和將來對革命都有着重大的作用，但決不是革命的一切。“革命的動力是群眾”這是对的，但這首先是廣大的工農群眾，知識份子只有善于與工農結合才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樣潘君的這種認識也反映到對整風的認識上，他認為毛主席的話是“無的放矢”，我想這就是因為他覺得知識份子覺悟高，不可能有脫離社會主義的現象所致。他認為中央提出整風應該逐步開展的精神是因為：“幹部水平低，他們無法理解，也就無法改正錯誤，群眾水平也低，不會辨別是非，萬一群眾轟起來……”。“而應該讓學生，這部分有條件的人參加我國的政治生活”。事實上工農群眾的覺悟就真的比知識份子低嗎？是誰一直堅定的和黨站在一起打倒了三大敵人？首先是工農；是誰在各個建設戰線上創造了卓越的成績？首先是工農；是誰先在報紙上發表了打葛佩琦反動言論的談話？是工人！是石景山的工人！潘自命“覺悟高‘善于分清是非’，這時為什麼却‘沉默不語’了呢？把自己看得高於一切，這正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缺點，其實也就是覺悟低的表現。

知識份子，對革命事業有過很大的功勞，為了革命，我們知識份子應該發揮出畢生的精力，但是我們不能脫離工農，要永遠向工農同志學習，首先學習他們的“革命堅定性”。“整風”將給我們知識份子，打開更廣的革命道路，我們將得到更大的重視與信任，這是黨和人民給我們的光榮，但我們應該永遠作一個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應超乎人民而特殊。

讀“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有感

正言

人民日報六月九日社論提到“積極的、建設性的批評，對於人民的事業是永遠需要的。”的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運用這個動力，在整風運動中是更需要它了。

在整風運動中人民常說要大鳴大放，它的意思“當然應該既容許發表這一種意見，也容

許發表那一種意見”但是實際上就有一些人只讓自己講話，而不讓別人答辯。這種情況在鋼院也不是沒有的。

我讀了人民日報社論聯系到一鳴同志寫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文章有所感想。一鳴提到在五月廿五日下午俄文教研組的會議上，“當群眾發言時有人氣勢兇兇地制止他，還有人高聲叫喊要撤換會議主席……。”教研組十名教師認為“一鳴同志歪曲事實，居心何在？”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在會議上進行中有一位團支委公開這樣說：我不是不讓大家發言，但是提意見要事實不要懷疑別人……。“當這位團支委還在繼續發言的時候，”……另外還有幾位同志也舉手要發言。當時主席都站起來不讓大家發言，而讓這位團支委繼續講下去。因此就有人喊撤換主席。”這究竟“是誰在壓制別人發言”呢？我認為會議主席做得很對。想不讓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想中斷別人發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反批評，否則就要撤換會議主席的人，這才是壓制別人發言。因為，別人反批評如果不正確，等他講完後，還可以再來反批評，這才符合“人民言論自由”的精神，否則人們就要說：“不許批評是專橫；不許反批評，又何嘗不是專橫？”

物理教研組奔流同志說一鳴“套用魯迅的話來企圖壓服鳴放者，來為禍黨殃民、天絕人性份子作辯護，充分表現出一付奴才相，為黨作偽”。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不恰當的。要求提意見要實事求是符合黨的整風精神的，不能認為是壓制鳴放者。是真的“禍黨殃民，天絕人性”甚至“不可救藥，罪候萬死”嗎？不能這樣過早下結論，只有用事實和道理最容易說服人。在整風運動中，很多人不願或者不喜歡聽正面話，他們把正面話預先起個名字叫做“收”，甚至象奔流同志那樣說成是“奴才相”“為黨作偽”。把說有利於黨及社會主義的話的人說成“奴才”，把黨作為“虎”來看，這是什麼用意呢？

人民日報的社論在這方面談得很多，也很透徹，我不想在這里多重復。目前，鋼院正在繼續大鳴大放之際，我希望大家很好地領會一下社論的精神，使得黨的整風運動真正能夠得到健康的發展。

開展爭鳴，不容遲緩

親愛的全體同志們：

我們感到，近來不論學校或全國，不論是從院刊或人民日報，也不論從現象或認識，它都使我們感到黨的整風運動已推進到另一個新的階段了。這一個階段並不是爭鳴的終止，而是需要我們進一步來爭。確是在過去的一個階段中，我們已把運動推向了高潮。同時大家在這當中提出了不同的論點，不同的看法及很多不平的現象。而現在或許是即將考試的緣故吧？我們感到整風運動在我校已不象前一階段那樣的热烈了。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許多問題的本質，都沒有搞清。究竟誰是誰非，究竟誰清誰白？這一類問題如果不搞清楚，會使我們思想混亂。所以，我們很需要在現在將我們的思想澄清一下。我們都是青年人，我們都是對社會主義有着無限熱情的人，所以我們對離開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是決不能容忍的。我們應該要有徹底追求真理的毅力，那末，在現在我們必須繼續“爭”下去！

從最近四、五天的人民日報中可看出，爭鳴的氣氛越來越熱烈。不僅有批評而且有反批評，不同的思想正在交鋒。假如我們現在不爭，待考完後爭，或許那時人家早已得到一致的結論了，我們还有什么必要來爭鳴呢？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放馬後砲，我們不希望在高潮之後象學“歷史式”的爭鳴。要爭，就要我們現在爭個痛快，爭個徹底。我們願在運動中，能真正的對黨有幫助，使自己得到教育，得到鍛鍊。正因為這樣，我們堅決要求學校黨委立即組織我們繼續爭鳴下去，並給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請學校能慎重的考慮這個意見，同時我們熱烈希望我們的聲音能得到同學們的共鳴。

此致

敬禮

二七八八

加強團結 搞好工作

物化教研組第四次座談摘要

在過去，我們教研組的成員彼此之間是一團和氣，看不出有什麼隔閡；前幾週的小組“鳴”“放”會也沒有談出組內問題。六月三日院刊上所載的丁翔高同志的一篇文章“給朱元凱提點意見”使我們大家都確切的感到有問題，黨群之間確實有溝有壟。工會小組決心在這次整風期間，一方面幫助整風除“三害”，同時在我們組內也要拆牆、填溝。因此我們的會雖然充滿了“鳴”、“爭”的氣氛，更重要的卻是表現了加強團結的願望！

關於對朱元凱的意見

同志們首先批評了教研組主任朱元凱同志（黨員）。程述武、李道子、姜榮耀、王曠、王鑑都談到朱元凱同志雖然在教研組做了很多工作，但對群眾的估計很低，因此很多工作朱元凱是一把抓而不放心群眾；甚至對個別同志有成見就認定某人是落後。他在佈置工作時，也是事先想一套，雖然也徵求組內同志的意見，却不能使大家暢所欲言，結果形同虛設。在過去冶金原理小組中，四個人都有搞好工作的要求，但朱作為領導却未能發揮這些人的積極性。所以大家感到朱過去在冶金系工作也有些盲從領導（周榮章）不能堅持原則。談到朱以往擔任了過多的社會工作，行政工作以致放鬆了業務問題，大家認為這不是朱個人的缺點，而是暴露了黨組織使用干部的不恰當。把過多的工作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這樣就限制了群眾的積極性；也妨礙了這些擔任工作的同志們的進修和提高。

會上也有人對組內另一位黨員段淑貞同志的工作作風進行了批評。

關於肅反問題

關於肅反問題。段淑貞、李道子、姜榮耀、王曠、王鑑、程述武等都認為：錯誤在於領導提出了“大膽懷疑”的口號；發動一些對另一些人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揭露出來，並主觀的把它加以引伸、擴大到原則上去扣大帽子，如對丁翔高很輕率的就決定為被鬥者；因此凡被鬥錯了的同志應由領導上負責。同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也被錯鬥了，確實他是受了不少委屈。但大家認為丁翔高把錯鬥的責任歸於朱元凱，這是不對的。因為朱當時只是一個

力量團員，在冶金系肅反工作組作些宣傳工作也不是朱負責，宣傳的題材都是上級決定，朱和李道子只是出版而已，對丁的漫畫也是李道子畫的，所以朱根本沒有權力來決定鬥誰。另外高院長在會上只與三個人平反道歉有人感到不滿意，因被錯鬥而全院都知道的人物很多，他們至今還未恢復名譽。

工資問題

在談到工資問題時羅涇源同志認為我院評定工資的作法和徵求意見的方式都不好，搞得很有神秘，必然會引起別人疑心。程述武、王鑑、李道子一致認為丁翔高和另一與他同屆畢業的同志都被評為十一級很不合理，應該是十級，但此事不應朱元凱負責，因當時教研組與物化系都決定他們是十級，只是到了人事室被無理的拉下來了。王曠和姜榮耀認為朱不負責決定之責，但事後應該據理力爭不應向人事室妥協，但朱却未盡責。

會上也談到丁翔高認為朱元凱是有意識有計劃的打擊別人，而且嫉忌別人的才能問題。但根據朱元凱平日的言行，大家認為朱不是這樣的人。

最後丁翔高同志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他認為肅反、工資問題可能是朱沒有權利決定，但肅反時丁在鞍山被調回學校參加肅反，是好象內定為被鬥之列。接着他說，領導不可能了解我，這一定是朱獻計所致；工資上朱不能決定十或十一級，但是人事室定為十一級時一定要有所根據，這也一定是當時的領導人朱的意見了。所以他認為以前發表文章所談的問題是事實，肅反與工資上的偏差應由朱絕對負責。

接着朱元凱同志表示了他的態度，他雖然不同意丁的看法，然而大家把心裏話都說出來，這是好的。他將根據大家的意見認真的檢查思想，同時歡迎丁翔高同志在整風時繼續提出意見，並且願意今後一致團結搞好工作。

限於時間已近六點，小組會暫行休會。會後大家感到會上暢所欲言，這是很好的；以後還要進一步地把過去積壓的問題攤出來進行分析、批評以利於今後的團結。

羅涇源、程述武、李道子、姜榮耀、段淑貞、胡瑞富、陳美華等整理

要做“優秀的大夫”不要做“庸醫”

財務科 祝伯豪

我對於“處理黨群關係問題”的意見

黨群之間的“溝”，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所以這次黨中央提出，號召非黨人士幫助黨整風，並指出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從團結願望出發，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以達到更團結的目的，動手拆掉這座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牆”。

我們勞動人民有強大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能夠改造大自然，能夠改造社會制度，當然也完全有可能拆除這座“障礙牆”。

“拆牆”工程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也如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全國人民的事一樣，需要大家同心協力一齊動手，我們有雄厚力量，能把歷史上歷年泛濫成災的黃河，改變為有利於灌溉良田的水源。那麼“拆牆”工程，只要大家一齊動起來，這座“牆”是很容易被拆掉的。所以說拆牆的事，需要大家拆。

“鳴！放！”與“整黨”，都是“拆牆”工程的一種必要的措施，黨外人士大鳴大放，是對黨整風有幫助的，黨內同志都應虛心的听取意見，克服驕傲自滿居功自傲的作風。所以我們都應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反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這三大害，達到更團結的目的。幫黨整風是幫助黨建立更鞏固、更強大的領導力量。而不是為了滿足其他企圖來整人；也絕不是整某一黨員，一棍把他打死；把黨員清洗出去，瓦解黨的組織，這樣都是不對的。這樣怎能達到更團結的目的呢？又怎樣能更鞏固壯大黨的領導力量呢？

我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黨執政以來，短短的幾年內建設祖國的偉大成就，是我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創舉，這些客觀事實，是肯定了“成績是主要的”，並不是空虛的公式。

當然不能否認缺點還是有的，由於個別黨員的作風上存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的錯誤，也給黨帶來了一定的損失，也給祖國建設事業帶來一定的損失。

我們對這些犯錯誤的同志應抱什麼態度呢？是應該善意的幫助他來改進作風呢？還是一棍子打死他，使他不許再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

呢？這是很明顯的，應當幫助改進，而不是打死。

“拆牆”的事，同樣應當雙方進行，一方面要求黨員同志，應當勇敢的檢查自己的錯誤，積極的改進，克服驕傲自滿，居功自傲的缺點，同群眾伸出手來，共同向社會主義道路邁進。另一方面要求我們黨外人士，以治病救人的態度，善意的提出尖銳的批評。應當作一名“優秀的大夫”，診病確實，勇於下藥，實事求是的為了黨的鞏固和加強領導力量的目的，幫黨提出缺點，指出“三害”所發生的後果，根除病源，恢復健康。而不應作一名“庸醫”，不問病情，盲目施藥，盤尼西林雖是特效藥，並不是百病皆治的，擴大病情施藥，更是不利於病人的健康，治病是要病人恢復健康，而不是要病人死亡，更不能因病人以前曾經得罪過，或損傷過大夫，而大夫在趕着給他治病的時候，不管是什麼病，那怕是鬧腳氣，也都給大量的安眠藥叫病人來吃。在今天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也應這樣的考慮一番，要作一名“優秀的大夫”，不應作一名“庸醫”。

我想我們大家都嚴格的要求自己，都有為社會主義貢獻自己力量的願望，這拆牆工程的竣工期，是可以縮短的，工程質量是會更好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到來是會加速的。

從軋四揭發的材料談起

鑄61.2 趙金海

最近在東西飯廳間出現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大字報，這就是軋四所揭發的關於我某班畢業生分配的材料，這份材料使人觸目驚心的程度原是揭發這材料的人們能夠也是應該意料到的，因此我也就確信它的真實性。這里我只想就這材料談一談自己的感想。

我們不能不承認解放後人事工作上某些特別謹慎的措施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防止敵人打入我們的國家機關（特別是機要機關）上起過

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幸的是對敵人的手段被擴大使用了，在某一時期起作用的正確措施被絕對化了，於是很多原可以靠攏黨的人們離開了黨，原可以積極工作的人，情緒消沉了，最後，我們共同的事業受到了有形無形的損失。

在鎮反和肅反運動中，一些好人被嫌疑，受冤曲，但是很多人仍是諒解黨的，因為他們了解正是由於真正的敵人的狡滑，就使在清除他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只是有過某些歷史和嚴重思想問題的人蒙受了冤曲，但是由此長期地背上“有問題”的包袱，並且在分配工作、提升甚至選舉上受着冷遇和歧視，都是怎樣也難於平心的。

更可惡的是某些領導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維持自己的“威信”，竭力排除異己，給愛提反對意見的人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而這“罪名”又載入人事檔案，難怪有人說這是被判了無期徒刑，這又怎能叫人心平呢？當然，這些領導者期望通過這些方法在自己身邊造成一種“和平”氣氛，包圍自己的只是些唯唯諾諾的人，而有些人也確實成了這樣的人（其中很多是黨員和團員），但是試問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需要這種氣氛和這種人嗎？

人們不是拿着一張選票就有“當家作主”的感情的，因為他還得看他實際上是怎樣行使民主權利的，難道象去年區人民代表的選舉會讓人感到這一點嗎？難道當人們在受着歧視和冷遇的時候也會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嗎？如果說這時他們覺得自己在受着別人的巧妙統治不是更合情理嗎？在這樣的感覺下，人們又怎能不左顧右盼而忘我工作呢？“鳴”“放”開始時，在報上及各種集會上出現的某些過激之言，曾使我那麼費解。現在我明白了，這些過激之言，實際上帶有反統治的性質。不論這種統治以多麼美妙的外衣掩飾着，人們不會長期甘心“背黑鍋”，不會甘心長期在政治上受歧視。

形勢轉變了，要求領導者以新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人們，不這樣就會給我們的事業帶來無可彌補的損失。

我們的要求

張榮庭等四名共青團員

看了在上星期的院刊登載了麥芒同志的“李石洋的又一絕技後”，我們校醫室的青年醫務人員都很高興。我們支持麥芒同志替我們所提的校醫室醫務人員應去進修的意見。

在黨號召青年向科學進軍時，我們曾向領導提出實習或進修問題。但是上級至今也沒有談這件事情，由此可見院領導和人事室對醫務人員是不重視的。從未把校醫室當成科學單位，所以我們未能得到進修的機會。

在校醫室的意見箱內常有同學提出的意見是：“校醫室的醫務人員質量不高，大病治不了，小病看不好”，這個意見是有他正確的一面的。我室的十幾名大夫中，大專畢業的僅四、五名（其他的大夫有的系中等技術學校畢業，有的是護士提升的）也並非是理論淵博經驗豐富的老大夫，過去學的不多而又沒有實踐的機會，時間長了又忘了一些，所以對先進的現代的醫學掌握是較少的，而只能看一般的門診疾病，因此難免有大病治不了，小病看不好的現象。

在十多名護士中，經過護士學校畢業的還不夠半數。有人從來沒入過護士學校，文化程度低，因為沒有進修的機會，所以也不能掌握先進的科學護理技術，只會一些一般的門診護理，如打針、試表、擦盆、叫號等護理員的工作，由於護理技術低對治療率也有着直接的影響。

李石洋駐校醫室後，對我們的進修問題曾進行過一度的所謂“研究”，可是到現在還未研究出方案。半年過去了，尚未有一人出去進修或實習。長期以來護士不能去進修是因為總務長對護士工作不重視。他曾說過：大夫工作重要，工資高些是應該的；護士工資低些沒有什麼，工作不太重要。我們醫務人員沒有進修的機會，這與總務長的觀點是有關的。

我們請求院首長承認醫學是科學，把校醫室列入科學單位。這也正象麥芒同志所說：“醫學是科學，是對人而不是對麻雀”。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那麼要給人治病就必須具備先進的現代的醫學知識，否則只能治壞不能治好。我們呼呼：為了使社會主義未來的建設者鋼鐵工程師在前進的途中不因疾病而掉隊，我們要求進修或實習。

請同學們為了大家的健康，支持我們的要求吧！